

科技向“新”而行 发展携“仁”共进

商学院 徐晶

科技思想家凯文·凯利在《科技想要什么》一书有一个形象的论断：科技想要一切，但我们必须教会它，我们的价值观、其声如钟，回荡于这个时代奔腾的洪流。换言之，我们以创新为每一次科技飞跃，却也仿佛置身于韩炳哲所描绘的“倦怠社会”，在效率至上的洪流中，体味着同质化的疲惫。那么，当变革以指数级的速度降临，价值的核心当何以存续？又该如何守护我们思考、徘徊乃至“无目的”探索的珍贵空间？

科技向“新”，是文明演进不可抗拒的律动。“新”，意味着能力的不断拓展，代表着对未知的永恒征服，它植根于人类最深邃的好奇与探索欲。从驾驭火焰到蒸汽轰鸣，从电报传到智能涌现，每一次科技跃迁都深刻重塑了社会图景与生活形态。于今天的我们而言，“新”已是触手可及的日常：课堂上的虚拟仿真实验，图书馆里秒速检索的学术海洋，社交平台上跨越山河的思想碰撞。科技之“新”，赋予了我们前所未有的工具与视野，让学习更高效，创造更自由，个体的光芒亦有机会照亮更广阔的天地。它推动社会朝着更智能、更富裕的方向前行，其势沛然，其益昭明。

然而，当“新”的洪流席卷一切，我们是否在不经意间“拥有”中，悄然“失去”？新科技在便捷的同时，也暗含着新的隐忧。世界“祛魅”之后，人们或许正陷入“现代的铁笼”。算法精准推送，将鲜活的人际关系压缩为冰冷数据，在比较中滋生焦虑，侵蚀着真实情感的联结；指尖轻触便能满足一切所需，这份便捷在解放双手的同时，也可能钝化了我们与土地、与四季直接对话的能力……这正是我们亲历的“便捷的代价”。

当效率碾压沉思，当数据凌驾选择，当技术逻辑覆盖情感温度，人便面临沦为工具的无情险境。我们并非在使用科技，而是科技在无形中塑造，甚至支配我们的注意力、情感与价值取向。技术之“新”如同洪流，在冲刷出新河道的同时，也常常漫过堤坝，淹没那些细腻却无法被量化的存在。

“仁”的呼唤，正是对这种失衡的深刻洞察与自觉修正。在中华文明的智慧谱系中，“仁”居于核心。它不仅是“爱人”的具体伦理，更是一种“推己及人”、关怀他者与万物共生的整体性世界观。在当代科技语境下，“仁”便是一种发展的温度。它提醒我们，一切技术进步，终应以增进人类共同福祉、尊重生命尊严、维护生态和谐、促进社会公平为根本归宿。

中国在技术发展的快车道上，始终注重灌注“仁”的古老智慧，让创新扎根于民生的土壤。纵横全国的高铁网络，不仅打破了地理的阻隔，更缩短了人心的距离，让偏远山区的百姓得以便捷出行，让务工者的返乡路不再漫长，让学子的求学路更加顺畅，都浸润了一份时代的温情；普及城乡的移动支付，以指尖轻触替代繁琐交易，为街头巷尾的小微生注入了数字时代的活力；高效透明的数字政务，践行着“数据多跑路，群众少跑腿”的承诺，在流程再造中彰显服务型政府的温度；与此同时，技术发展也深刻践行着“与万物共生”的生态智慧，从光伏电站到新能源汽车，绿色技术正守护着蓝天白云，从智慧农田到生态农业，在科技赋能下，粮食安全与生态平衡得以协同共进。技术，不再仅是追求极限的速度与效率，更开始承载温暖与公平的厚重考量。

对我们这一代青年而言，“仁”并非遥不可及的古训，它正借助日常的每一次选择，化为技术时代的鲜活实践。设计校园应用时，是否会为年长的师生简化交互流程？探讨人工智能时，是否考量了不同群体的可及性与潜在影响？选择未来方向时，是否愿向那些切实创造社会价值的领域倾斜？我们更可以主动以技术践行善举，用新媒体为偏远学子打开一扇窗，用数据帮助助力社区家园的环保，或在身边发起“科技向善”的讨论，凝聚更多向善而行的共识。真正的进步，从来不止于算法的迭代，更在于人心的贴近。在数字时代持续“仁”的精神，便是在创新中保持关怀，在锐进中留存温度。这或许是我们前行路上，最不应遗忘的初心。

将视线拉回最开始的问题，答案或许不在远方，而在我们此刻的学习、思索与行动之中，让我们以开放之心拥抱每一缕“新”光，更以温暖之“仁”心为其锚定方向与意义。唯有当科技的锐利锋芒，被人文的柔和光辉所包裹，发展的轨迹才能真正通向一个既高效卓越，又充满温度与希望的明天。这将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时代最郑重的回答，亦是最佳的重承诺。

“新”与“仁”的对话永无止境。人类的创造力边界不断扩展，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也持续深化。在人工智能重塑生活、生物技术探问时空、太空探索仰望星海的今天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这份清醒的张力。我们不必在进步的乐观与反思的谨慎间做非此即彼的抉择，而应学习在这张力中稳健前行——以“仁”的温度指引“新”的方向，以“新”的突破实现“仁”的理想。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，每一次认真的讨论，每一次审慎的选择，每一次负责的创新，都是在为那个更美好的未来人类文明史诗，添写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章节。

而这史诗，正待我们共同落笔。

“我”不止是“我”

——《傅雷家书》阅读有感

经济学院 李知顺



在数字媒体时代，家书已接近消亡的当下，手捧一本纸质版的《傅雷家书》，我开启了一场和时代、和父母、和青春对话的心灵之旅。一百八十六封家书，封封都是关于个人成长、成功与强大祖国血脉相连的启示录，字字都是关于晚景成长、学习、工作建议和智慧的智慧集，有牵挂，有叮咛，更有思想和洞见。我崇敬之余，汲取着书中文字的滋养，内心经历了一场蜕变式的陶冶和洗礼。

我读懂了，个人修养是立身行事的至要根本。

在人生的众多维度中，傅雷先生始终告诫自己的孩子个人修养是一切成就的基石。做人一定先于且优于做事。他对傅聪说：“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，弄艺术也好，顶要紧的是‘human’，要把一个‘人’尽量做大，没成为艺术家之前，先要学做人。”做人才是一个人为“人”的根本。他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提醒儿子要随时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，遇困境不气馁，获大奖不骄傲，言行得体，礼仪得体，且强调，修养不仅是狭义的个人品行，还包括对世界、对政府的看法与态度。正如傅家所言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成就，更有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丰富，是将自己的奋斗目标融入时代发展洪流中的自主和自觉。

我读懂了，家国情怀是超越小我的精神归属。

次，他强调艺术本身也应一脉相承地表达这种人类大爱。艺术创造是一场“神圣而光荣的使命”，其意义在于将那些超越时空的艺术情感与体验“传布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去”，让艺术成为抚慰人心、鼓舞精神的普世力量。艺术在最高层次上也是超越民族、不分国别的，对艺术的追求和艺术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。正因为如此，傅雷鼓励傅聪要无止境地去追求，不仅要学习西方音乐技巧，更要深深理解其文化内涵，在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的交融中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创新。

我读懂了，艺术成就是修养与情怀的自然结晶。

读完《傅雷家书》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艺术成就从来不是艺术本身的终点，而是个人全身心、全人格的极致体现。傅雷在书信中反复强调傅聪，做“人”第一，其次才是做艺术家，其次才是做音乐家，最后才是做钢琴家。“是的话，不做对不起祖国的音乐家，不担当起这个责任。作为一名中国人，还要时时担起为国争光的重任，他对傅聪说，你在弹奏的每一个曲子，进行的每一场演出，你在艺术道路上每走出的一步，不但对中国音乐的前途和整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，更是对中国音乐响遍世界、响遍每个人的心有着重大意义，你所代表的也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影响，中华民族通过音乐呈现的世界地位。因此，你‘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目前的感情，为了更大的感情——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，不是透过文字传递的真挚的深厚的爱国情怀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，而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民族尊严基础上的崇高情感，是傅雷在海外漂泊日子里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力量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依托和自信源泉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

我读懂了，人类大爱是超越国界的宽广情怀。

浸润在家书字里行间的家国情怀让我在畅谈之际时动情。傅雷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在海外学习的傅聪，牢记自己是中国人，所言所行代表的是身后矗立的伟大的中华民族。因此，他让孩子们立下三个原则：不说对不起祖国的话，不做对不起祖国的音乐家，不担当起这个责任。作为一名中国人，还要时时担起为国争光的重任，他对傅聪说，你在弹奏的每一个曲子，进行的每一场演出，你在艺术道路上每走出的一步，不但对中国音乐的前途和整个民族艺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，更是对中国音乐响遍世界、响遍每个人的心有着重大意义，你所代表的也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影响，中华民族通过音乐呈现的世界地位。因此，你‘随时随地要准备牺牲目前的感情，为了更大的感情——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，不是透过文字传递的真挚的深厚的爱国情怀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，而是建立在文化自信和民族尊严基础上的崇高情感，是傅雷在海外漂泊日子里的心灵慰藉和精神力量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情感依托和自信源泉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

完全合卷，我的脑海中久久回荡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谆谆教诲，一位长者对晚辈的绵长叮咛，这些深深细语既是流淌在一个家庭的殷切期望，又是荡漾在一个时代的铮铮誓言，更有是回响在人类历史的哲思灼见，从探讨共同价值的思想经典。傅雷在字里行间向傅聪努力方向，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，修养内在于个人富足精神，追求大我方能成就小我，将个人成长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融，将自我发展与民族复兴同频共振，“我”不止是“我”，“我”将是一个更有大我更有强更有包容更有底蕴的“我”。

新元启封 携暖笃行

教育学院 唐湘舟

当零点的钟声敲响旧岁的余韵，最后一页日历悄然飘落，窗外，烟花绽放成漫天流萤，将夜色织成一片璀璨的锦缎。就这样，元旦携着阳光的光彩，轻轻叩响了新年的门扉。它从来不只是光影明暗上冰冷的一刻，而是裹着回温的暖意，含着前行的笃定，携着期许的“四子”，庄重地落笔在新年的扉页。站在过去与未来的渡口，我们借回温的温度，向远方投去以期盼，而后携岁月所赠的暖意，奔赴下一程山海。

记忆中，上一个元旦，还沉浸在高考冲刺的空气中。彼时，生活被倒计时牌上不断缩减的数字紧迫感，被蒙头叠起的试卷包围，连呼吸都仿佛带着紧张的节奏。那日黄昏，学校难得放了半天假，班主任却抱着一摞彩色纸走进教室，笑说：“今晚不刷题，我们猜谜语迎新。”彩色纸条很快挂满讲台，谜题纷呈。“年年岁岁，不缺鱼米——打一诗”，“紧绷的神经暂时冲进写字楼，学生在校铃声前一秒冲进教室，日常交谈的速度也不知不觉变快。我们仿佛集体进入了‘慢’的时区，从清晨到日暮，从课间的欢声笑语，到课间的匆匆步履，从课间的匆匆步履，到课间的匆匆步履，从课间的匆匆步履，到课间的匆匆步履……”

期许，藏进一笔一画的执着之中。

庙会散场，教室重归宁静。日光拉长影子，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，成了跨年夜最熟悉的背景音。偶尔有人抬头望一眼漆黑的窗，恍惚间，似能看见家中厨房蒸腾的暖气，饺子在锅中咕嘟，父母叮嘱着守岁电话。然而怔忡只在一瞬，目光便又落回书页，思念是真，眷恋亦深，但我的心底却明白，这场关乎未来的跋涉，需要此刻的清醒与坚持。那些深夜的灯，晨间的诵读，写满又废弃的草稿，都是“笃行”最朴素的注脚；而来自远方的牵挂与身旁无声的共勉，便是穿透寒夜、支撑我们前行的那份“暖意”。

今年的元旦，终于有了属于大学的、呼吸般的舒展。课桌上留出的空白，不再有倒计时在身侧的压迫。校园里流淌着鲜活的气息：行李箱轮滚动的欢快，火锅蒸腾的热气里温着久违的闲适，也有人选择垂下帘帷，在光影或书页中安享独处。没有统一的刻度丈量这一天，我们终于能依照自己的心跳，去定义如何度过。无论是奔赴一场热闹，还是守护一片清静，皆是过往笃行之后，时间赠予的温柔补偿。

傍晚，与室友相约学校附近的烤肉店。油脂

在炙烤中滋滋作响，香气扑面而来。我们边翻动着肉片，边漫谈琐碎，从荧幕上的悲欢聊到书页间的离合，笑声与香气缠绕在一起。餐后脚步轻跨，跨年的人潮正缓缓漫过，发光的头饰星星点点，气球摇曳，孩童嬉闹追逐，恋人相依低语……喧哗声与沸腾的烟火，轻柔地包裹周身。我忽然发觉，当不必追赶时间，连周遭的喧闹，都呈现出一种松软、可沉浸的质地。

站在岁末的街角，蓦然懂得：去年笔尖下那不曾停歇的沙沙声，与眼前这流淌的烟火，原是一脉相承的不同段落。它从专注而孤勇的昨日而来，正向开阔而明亮的明日而去。

新元启封，步履所向，皆是崭新风景。愿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们皆能在日常中扎根“笃行”，于奔赴时始终“携暖”，将每一个日子过得朝气蓬勃。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生长的土壤。如此，则心有所感，行有所向，纵使岁月漫长，山海遥远，亦从容无畏。

与时光握手言和

资源学院 刘丁晴

人们感叹光阴太短，时间不够。从夸父逐日的远古传说到“与时间赛跑”的现代格言，我们似乎总在惋惜流逝，执着追赶，渴望抓住些什么。儿时记忆里，母亲那句“快一点，时间要来不及啦！”犹如无形的钟摆，催着我慌张脚步，匆匆度日。待到夜色沉下，躺在床上细想，这一日竟似流水过滩，留下多少清晰印记。如今回想，那一声声催促背后，是我们对“慢”的日渐陌生——作业要快，阅读要快，走路要快，连看剧也习惯了倍速。可这般速度，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？

这是一个讲究速度的时代。经济飞奔，社会步履不由加快；上班族握紧咖啡疾冲入写字楼，学生在铃响前一秒冲进教室，日常交谈的速度也不知不觉变快。我们仿佛集体进入了“慢”的时区，从清晨到日暮，从课间的欢声笑语，到课间的匆匆步履，从课间的匆匆步履，到课间的匆匆步履……

住——原来，“快一点”并非必须。我们本该保有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须”的耐心，如王安石为那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反复斟酌，终得妙字时的欣喜若狂。

盲目求快，使我们错过了多少诗意。像俄狄之人团团寻译，尝不到花香，更品不出烘烤的暖意。不妨问自己：多久没有好好欣赏过身边的风景了？当太阳再次升起，你是否愿意驻足，沐浴在晨光中感受那份柔软的温暖？或许只有慢下来，才听得见生活深处的韵律——在时间之外，与自己安静相拥。

我们常常执迷于结局，却忽略了沿途静静绽放的花朵。“快一点”的背后，往往是速度置换质量。我们焦虑于时光不足，唯恐看不到结果，却忘了所有的积累都绝非一朝一夕之功。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里，那文字仿佛被我遗忘，却在某个寻常的街角，让我突然想起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凝视冰块的

那个遥远下午。

与时间和解，是人一生的修行。我曾养过一盆蟹爪兰，小巧一簇，仿佛永远长不大。它长得那样慢，慢到我几乎放弃等待开花。直到第三年，它竟无声地绽放出第一朵红花，我才惊觉，枝叶早已悄悄舒展，是已初来的三倍之长。原来成长常常在看不见的深处发生——与时间和解的钥匙，或许正是“长期主义”那份沉静而坚定的坚持。

真正的成长，总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我们苦苦追寻的“可见的结果”，也不过是漫长过程的一瞬呈现。树的根系深广，常是树冠的数倍；流水不争先，争的是滔滔不绝。与时光握手言和，是智慧，是生命从容的进阶。时间从不与人敌，它只是河流，我们皆在河中行进。某一日抵达彼岸，回望过去，所有经过的岁月，都化作江声浩荡，成为生命里最真实的回响。



浏阳河·副刊 二〇二六年 第一期 李思宇 撰